

飘落的冬韵

□鲁琪

天气突然冷了，风一阵紧一阵地刮着，把冬的寒意也带给每一个角落，脉动的季节开始了又一次的转换。

窗外的花枝被刺骨的寒风吹得东摇西摆。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屋来，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气。所有这些告诉你，寒冬真的来了。

季节好像一直都是形色匆忙，让人还没摸清它的脉络，还没细细端详它的模样，一片风起，几丝雨落，便已走远了光阴。

很多时候，与季节对话总会有意外的惊喜。看季节不经意翩翩而来，又不经意悄悄离去。听岁月老墙无声吹拂的微风，回味光阴曾经留下的甜梦。变换的季节也有心思，只是被风被雨被雪被阳光掩饰得严严实实，或许它只是喜欢独享那份安逸与自在。或许，这个初冬的早晨从秋的最后抹晚霞开始的，那夜空中满天的繁星就是季节变换的心跳。直到整个秋天从眼前轻轻地划过去，听见冬季第一场雪覆盖山川的消息，很多收获才算真正完成。

光阴刻写的老墙，犹如老屋后那棵盘根错节的老树，在等待季节变幻的时候，往日的繁华便会悄然无声地消失在季节的尽头。

下雪了，白茫茫一片下面覆盖的是下一个季节的主角。庄稼人又一次将梦植进冬日里的麦田，在季节交替的脉动里，浮出一季金黄的麦浪。等到季节再次变幻的时候，就可以满心欢喜地坐在田埂上，看一浪高过一浪的金黄麦穗，向自己倾诉一季的等待。

或许季节原本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循环往复，秋去冬来，在这个季节里播种，在那个季节里收获。四季的轮回，总会联想到人一生轻快流淌的时光。

即使是懵懵懂懂地走过四季，也会偶尔贪欢于某个时段的风景。或醉心于春的烂漫，或渴求于夏的热烈，或留恋于秋的金黄，或痴情于冬的洁白。蛙鸣，蝉鸣，雁徙，雪飘，在四季的轮回里，每一次的变幻，都可以丰满快乐的羽翼。

那些途经四季的温暖，是春天的风讯，夏天的花信，秋天的叶容，冬天的雪印。最后，全都如百

合花般的馨香被悄然安放于掌心。

伸开双手，紧握住所有的远山静谧。低头，品读深秋初冬的唐风古韵；昂首，看春夏秋冬在月色中慢慢轮回。不论你身处何地，总能把那一段生命旅途染成如韶华般景致，坐看云起云落，远眺潮涨潮落。如果可以，就用心把逝去的光阴，堆砌成点点滴滴的印记，烙在季节的尾梢，让人能够久久回味。

聆听季节的心跳，似乎可以感知山的脉动，山的波澜。那风不是昨日从小院吹过吗，怎的今天突然变得有些清冷了？

原来，那是季节给你的提示，不论你是否愿意，那流年的静语已经让位于岁月的时钟，让昨日定格在记忆中，和着一个新的季节，坚定地走进另一个新境地。

飘落的冬韵，一定会多彩又一个冬季。不论是怎样的变换，冬天固有的韵律总是在时光里奏响，与这个世界同频共振，飘逸出一曲盛世之歌。

(作者系湖北宜昌市文学爱好者)

□路来森

冬野，在北方，一派荒凉。

大片的土地，光秃秃，裸露着，板结的土壤，生硬地面对苍穹，地面上，只有一些枯草，和落漏的庄稼秸秆儿。秸秆上附着的残叶，在寒风中瑟瑟地抖着，发出尖锐的鸣响。风起处，飞蓬旋转，滚动，带着一份仓皇的意味。地面上，蛛网断残的丝线，在阳光下，发着微弱的光，丝丝缕缕，像寂寞的无人弹奏的琴弦。

田头，有几块石头，坐上去，生硬、冰凉，入骨的寒。

没有虫鸣，但生命的迹象，依然存在。

偶或，一大群麻雀，骤然降落地面，在地面上，寻寻觅觅，远望，似一粒粒逗点，近之，则麻雀啄食处，草屑飞溅，微尘浮漾。有人走近，或者受到外部事物的惊扰，麻雀们就会哗然飞起，像一片云，逸出人的视野。一只田鼠，爬出了它黑暗的洞穴，在田地上逡巡，鼻息嗅嗅，脚步飘零，小耳朵，不时竖起，豆粒小眼睛，窥视四方，做出一副随时逃跑的样子。是的，必须随时逃跑，否则，它就可能丧身于鹰爪下；若然在晚间，它也许就会成为一只猫头鹰的果腹之物。

野兔，总是有的。在乡间，野兔是田地荒凉的动物标志，田地越荒凉，野兔就会越多。但在田地里，你能看到的野兔，总是处在奔跑状态的，像一溜烟，一流灰黄色的烟……跑远了，也许就会停下来，回回头，或者，与你对视一阵。野兔，其实是极其聪明的，它知道，它已脱离了危险。

野鸡，在田地里刨食，刨食那些落漏的粮食，浅土里的块根，或者泥土中冬眠的虫类。野鸡刨食的时候，会不断昂起头，四处观望，不是在看风景，而是保持一种警惕状态。一旦有人走近，野鸡就会霍然飞起。野鸡飞不高，总是贴着地面，飞一阵就落下了。母鸡野鸡。是黑褐色(或者黎灰色)的，毫无美感可言；公鸡野鸡则不同，毛色蓝绿相间，有金属光泽，极其鲜艳，飞起来，如一片彩云，一片贴近地面的彩云，美丽极了，也动感极了。

这就给冬日的荒凉，平添一份色彩的生动，顿生一份蓦然的惊艳。

北方的树，大概除却松柏、冬青外，很少有四季常青的，所以，冬日，北方的山，也荒凉，也干枯。

木叶凋零，只剩下光秃的树枝。一根根，一条条，纵横交错，或者直刺天空。纵横交错的，把时间和空间，画成一个个网格；直刺天空的，使天空愈加辽阔，愈加高远。站立山顶，举目望天：天，生硬如岩石，冷却成结实的一块。山上，依然布满荒草，荒草稀疏，干枯如铁丝，风吹过，飒飒作响，那响声也生硬，感觉冬寒，在每一株草的草尖上肆虐，跳着僵尸的舞蹈。山石峻峭，石凉，石硬，石生寒。石，是山之骨，枯草、秃枝的冬山上，作为骨的石，就越加瘦硬，越加彰显出一份荒寒之象。

不过，我还是喜欢攀爬这样的荒山，还是喜欢登临如此荒寒的山之巅。它荒寒了，但它空旷了；它瘦枯了，但登高而望，它更给人一种天高地远的辽阔感，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豁达感。

走近一条河流，水浅了，河瘦了。

河岸，荒草堆砌，岸边的柳树、杨树，俱已凋零。落叶掉尽流水中，生成一块块腐朽的斑痕。一些麦穗鱼，在斑痕的缝隙间游逸，每一条游逸的鱼，都是水中绽放的一朵花儿。深水处，依然有一些水草绿着，绿的水草，是河的生机。河流拐角处，是一块块的荷塘，残荷满塘，暗黑的梗叶，凌乱一地，有一种破碎之美，一种支离之美，一种枯残之美。但我们知道，它却隐藏着一种生命的密码：否极泰来，枯极新生。

冬野荒凉，但生机，也就隐藏于荒凉之中——冬去春来，田头的那株桃花就开了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)

两个难忘的日子

□刘荣昌

年逾五秩的我，回忆起儿时的事情，最难忘的是每当哥哥、姐姐和我过生日时，母亲总是要给全家人做一顿捞面。

瘦小的母亲把一大盆和好的面盖上盖板，醒一会儿后，在宽大的案板上稍微揉几下，就摆于案板中央，用擀面杖在面团的周围压边，形成草帽般形状时，把面卷在擀面杖上，两只手推出去、拉回来，打开卷上、再打开再卷上，这个过程要在不同的方向来回三四次，很有些韵律感。几分钟工夫，一团面就变成了圆圆的、薄薄的一大片面饼。她麻利地把大圆面饼子卷上，借着面在擀面杖上乖乖缠着时，顺势缓缓放出一圈再放出一圈，一擀面就卷好了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看母亲切面，她拿起刀，手指顶住刀面，一刀刀切下去，瞬间面饼便成了面条。轻轻提起一络络或粗或细的面条，码放在盖板上，看着整齐的手

擀面，它们就像被检阅的战士，精神而威武。母亲将面条放进开水锅内，煮到面熟时用笊篱捞起来，热腾腾的面条在冷水里过一下，盛进大碗，撒芝麻酱、蒜泥。我和哥哥、姐姐端起碗来，几分钟便可消灭掉一碗。

也许是每年必须的这三顿美食，让我牢牢记住了哥哥、姐姐和自己的生日。遗憾的是，母亲的生日是哪天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她从来不提，也不过生日。后来母亲岁数大了，确切地说，从她70岁开始，在哥哥的组织下，家人开始给母亲做寿。第一年和第二年总是临到日子前，大姐打电话来我才想起。在母亲生日宴上吃喝聊天时，她还会说说儿女的生日：“如今你们都成家立业，我也擀不了面条了，你们每个人的生日，还有孙女、外孙的生日，我都记得。”然后如数家珍般指着一个个孩子说起来。偶尔我问我小时候您怎么不给自己过生日呢，母亲就会笑着说：“那时

候家里不富裕，留着点好吃的给你们吃，尤其是老大，可能吃呢，不是有句话叫做‘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’嘛。”老人此话出口，我们哥儿仨觉得既温暖又有些惭愧。

母亲74岁以后，阿尔茨海默综合症渐显严重，一两年后就变得木讷且记忆力极差。每年她再过生日，老人就只知道吃，而为啥吃、为啥大家聚在一起，她记不清楚了。每当我这个小子撒娇般问她是否记得我的生日，母亲会怔怔地看着我，好一会儿才说出三个字：“不知道。”那时总会看到大姐在轻轻抹眼泪。

算起来，真正给健康清醒的母亲过生日不过有数的几回，而现在，想过也过不了了，母亲已于去年去世。只是这次，我牢牢记住了母亲的生日和母亲的忌日，它们时时提醒着我：行孝须尽早。

(系天津市南开区文学爱好者)

公益广告

时代楷模 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的优秀团队 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

时代楷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 连钢创新团队 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

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彭士禄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“拓荒牛”

市中新新闻 生活需要

总编辑 褚洪波